

# 星期天夜光杯 / 快乐作文

**思绪飘零**

从前有一个好朋友。要好得不分你我。经常会住到对方家里去，两个女孩子洗好澡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头挨着头，将两条腿举在空中晃啊晃的，时不时拿脚丫子互相碰一下，碰着了便两个人相视着傻傻笑起来。

后来，从不在一个班级变成了不在一所学校；从见面渐渐只是笑着点个头，到连面也几乎见不着。从如胶似漆、上课隔条走廊也非要悄悄将桌子拉近几分才甘心，变成了写下“从前有一个好朋友”。

小时候，被母亲问及要不要学书法。那正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年纪。“书法”一词在脑海中勾起的是大师携笔在空中的潇洒，与后来临着黄色宣纸上的米字格不可同日而语。在老师那儿颤颤巍巍地写完了一节课的横不平竖不直，却又被告知回家还要接着练这样一纸又一纸歪七扭八的东西时，才认清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然而，这时已不再有回头的可能。

那时，整日整日被父亲盯着练字的日子是令人恐惧的。因为个子太小，便踩在小板凳上。父亲总会突然喝斥：手肘要抬高，笔杆要立直，握笔不能太低……现在想来，那时的父亲应该是高估了我当时的智力：他总认为我应当知道往何处落笔，若是落得不对即为用心不专。可那时的我真真辨不清结构字形呀！反倒是因为担心父亲责备，每次都把笔悬在觉得差不多又拿不准的那块地方来来回回地试探，一边偷看父亲的神情。似是微微皱眉了，便小心地换个位置，好像是有一点点点头的意思了，便又忐忑着按下笔尖。

后来，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我做到了不再颤颤巍巍，拎笔可行字，横平竖直。可等我相提着那杆前端软趴趴的毛笔也能书出不那么歪七扭八的作品且对其开始产生微妙的兴趣的时候，我已没有那么闲暇的时间了。课业愈发的繁重，常是一周摸不上一回笔墨纸砚。于是羡慕起来了。羡慕苏东坡与张怀民，羡慕王羲之的那不知名的舟子。

其实有一个念想，想过上“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生活。哪日惦记起哪位故友了，不顾夜深寻其门前，抬手欲叩又放下，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续会周公。哪宿突然想起几句多年前读的好诗了，披上一件大袖找全文房四宝摊开一副架势，却又草草几笔便搁笔息案。

然后，瞥见窗外的高楼，念想止住了。

我们的时间啊，像是一座大坝堤角的一个小孔那泄出的一滴水。水起初静静缓缓的，后来大坝一点一点被瓦解被倾塌，小孔越来越大，水越流越急、越淌越快。我的念想啊，是古人才能有的权力。

不过又转念了。那位“从前的好朋友”和我，现在各自一切安好，偶尔还会在社交软件里谈上几句，也不显得生疏。许是也正应了那句“君子之交淡如水”。

书法嘛，我也没放弃它啊。讲俗点，几周一回，别有一番“小别胜新婚”的味道。

所以，失了那份念想，又有什么关系；也不是一无所得的。水坝下的时间变快了，这也无碍。真正的一切的美好，不怕等。

**不怕等，时间经过水坝下**

黄悠佳  
金山中学  
高一(7)班

**幸福列车**

儿时的火车就像一个标志，他运载着乡愁和未薄薄的一张车票，带来的是一个家庭的团圆和分离。

很小的时候，春节总是会伴随着一辆缓缓开来的绿皮车，一张卧铺票和一年难得吃一次的方便面。妈妈牵着我，另一只手拉着拖杆箱朝车厢走去。

进入火车之后呼吸就变得不一样了。火车有种专属的味道。这种味道不同于动车、高铁、飞机，也和地铁、公交不一样。可能还会和往返的目的地有关系。我记忆中的火车的味道早已不再清晰，上一次坐火车是在2014年的春运。人山人海的火车站，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牵着两三个孩子的妇女，中间夹杂着无数的独行人，互相推推搡搡地向前走。火车站里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像是整个上海的人都到了火车站，远远望过去都是黑黑的脑袋。

车上也是人挤人，买不到坐票的就买站票。

## 驶向家乡的火车

李沅臻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浦江高级中学  
高三(4)班

车厢的连接处都是站着或拿小板凳坐着的人，倚着墙打瞌睡或者和周围人聊天。百人百态。

不知道为什么，妈妈总有办法抢到卧铺票，下午六点从上海开向长沙，在车上睡上一觉睁眼就能到。中途停站，都会上来一些人，下去一些人。

滴水成冰的凌晨，站台上还有小贩在卖热气腾腾的鸡腿和卤蛋。妈妈说，鹰潭站台上那个卖鸡腿的老人从她少年时就在这儿，一直卖到现在，口味绝对一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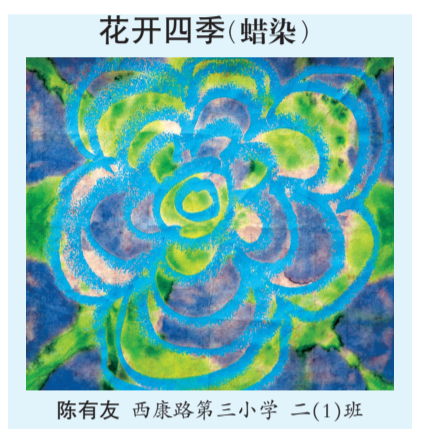
坐了大概四个小时，车厢安静了，可我睡不着。十点熄灯后，还会有人走来走去。皮鞋轻叩击地面的是乘务员，毛裤沙沙摩擦的是学生，塑料鞋底咯吱咯吱的是工人。

这都只是猜测，这些陌生人身影虽看不清晰，但是那刻意放轻的噪声令人温暖。他们的背影带着奔波的疲惫，归家的欣喜和对明天的向往，我在这种声音里闭上眼睛安然入睡。

一般来说，五点多就醒了，第一件事是撩开窗帘朝外看，外面若是白茫茫的一片，就会痴痴地盯着雪看，若是看不到白雪，就看外面的山丘，起起伏伏的剪影一闪而过，猜测还有多久能到家。有时候刚巧醒来，外面就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破破旧旧的小站让我总是记起来自清先生《背影》里的小站台，望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卖橘子的人和墨青色的栅栏。

起床排着队洗脸刷牙，然后吃早餐。吃完早餐大概是早上6点，天缓缓地变得明亮起来。7点下车，再回望站台已被人群淹没，唯独是熟悉的故乡味道扑面而来。

记忆里的那班晚六点开绿皮火车，曾带给我多少次故乡独特的味道，听说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但那种温暖亲切一直留在我心里，会到永远。



**童话故事**

我听到了长江的怒吼，黄河的咆哮，它们的深情呼唤，使我不禁和千千万万的兄弟奋力从黑压压的乌云里挣脱出来。降落在池塘里、小溪里，小河里……此时的我，是一颗露珠。

现在，我在池塘里的一片荷叶上。荷叶像一个个大圆盘。在我和同伴看来，像一个个荒无人烟的孤岛。我们在“小岛”上滚动、跳跃着。这时，出现了几个孩子，有几个孩子一个劲儿地打量着我们，注视着。“这几颗露珠可真美！”一个小姑娘禁不住赞叹道。在阳光照射下，我们全身亮晶晶的，闪耀着光芒。到了晚上，我们津津有味地听着夜阿姨讲的生动有趣的故事，便很快地睡着了。

清晨，我刚刚醒来，觉着直犯困，却听见了同伴的惊叫声。我定睛一看，同伴们纷纷“飞”到了天空中，变成了乳白色的气体。小伙伴们惊恐地注视着变成蒸汽的同伴，还一边往后挪。我们都为了保住性命，挤来挤去，有好几个被挤到了池塘里，与池水融为一体。最后，竟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同伴。我不假思索地把宝贵的生命交给了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他推到了池塘里。慢慢地，我突然觉得轻飘飘，便双眼一合，过了半晌，我睁眼一看，竟然又回到了云朵里……

假如我是露珠，我会尽心尽力帮助同伴，给山区里的孩子带来欢笑，让劳累成疾的病人喝下了我恢复健康。假如我是露珠，我会大公无私地帮助别人，你呢？

**假如我是露珠**

苗博涵  
上海静安区闸北第二中心小学  
四(4)班

**人物素描**

妈妈很喜欢花。

放学回家坐上妈妈的车，关上车门的那一瞬间闻及洒在每一处角落的淡淡幽香，便知道是妈妈又买花了。而我总喜欢趴在车座上，看那些包装得如卖花人倾心的作品般精致的花束，又抑或是裹在旧报纸中，在车窗映射下的落日余晖里，它们只是安静地躺在车座上，仿佛全世界的钟都为此放慢脚步。

星期五的下午，放学格外早。望着天空发呆，手中的笔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教室里终于空空荡荡，我才抓起书包离开。天边燃起层层橘色的云雾，我却满脑子装着周末的作业和下周接连不断的考试。

满脸沮丧地上了妈妈的车。“我又买了些新花。”妈妈打破了沉寂。我没有说话。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高架路口，浑浊不安的空气里，妈妈突然说道：“快看，蔷薇花开了。”

我顺着妈妈的目光方向朝车窗外望去，落日粉红色的霞光染红了半边天空，温柔地倾落在城市的上空。右边墙面缠绕的爬山虎中，隐约可见如星星般洒落的粉红色，在随风泛起波澜的绿色海洋里，浸透着傍晚冷却的阳光。能想到在高架隔音板上种蔷薇花的人，一定是个可爱而又热爱生命的人。

“就像妈妈一样。”我想。后视镜里看见妈妈眼角眉梢藏不住的笑意，我的心情也沉淀下来。

忽然想起厨房里妈妈拿着剪刀悉心修剪每一枝花的样子，想象着妈妈在花店里蹲下身精心选花的场景，又是那么真实。我才明白妈妈爱花的缘故。

是每天疲惫不堪却从未改变的责任感，是对生活始终充满的那份热爱与热忱。某一天放学，忽然发现学校门口墙边粉红花朵朵。似曾相识的感觉，并非不曾见过蔷薇花，却开口问妈妈：“这是蔷薇吗？”

“好像是。”妈妈仔细地观察着花瓣，指尖轻轻滑过，小心翼翼的样子。

走过，才明白你。蔷薇花的轮廓在落日里泛起微光。

**走过，才明白**

华佳  
上海文来中学  
九(4)班学生

**吾爱书海**

2019年元宵节前，爸爸的朋友送给我一本《丰子恺漫画古诗文》作为新年礼物。但是我功课太多了，一直没有时间细细地看，这本书就一直放在我房间的书架里，和其他的故事书放在一起。

直到六一节妈妈告诉我：九十年前的丰子恺先生是外曾祖父的朋友，我才想到了这本书，赶紧拿出来看。细细品味之下，觉得很有收获。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里面有从先秦到民国的148首诗。每一首诗不仅有注释和简评，还有丰子恺爷爷亲手配的漫画。有意思的是，漫画里的人物，穿的衣服并不是诗歌所写朝代的服饰，而是民国时期的服装。而我在书的序言里看到，这叫作“古诗新画”。

对于像我这样的小朋友来说，学习古诗是必须学习的课程，而看着丰子恺爷爷的漫画，我就更容易理解这些古诗了。比如，第81页的南朝诗歌《青溪小姑曲》，虽然只有16个字，但是光看诗文，我无法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这回在书中丰子恺爷爷的画里，有一个在河边洗衣服的女子，这就使我一目了然。

在这本书中，我最熟悉的是四首诗——《望天门山》、《凉州词·其一》、《寻隐者不遇》和《乡村四月》。这些都是我在学校学过的，也是二年级古诗词考级的一部分。说到《凉州词》，我更喜欢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而丰子恺爷爷的这本书，挑选的是王之涣的《凉州词》，这首边塞诗有点悲凉。还好，丰子恺爷爷的漫画并没有让我感到这种伤感。我小学一年级的時候学了唐朝“诗仙”李白的《望天门山》，当时读了很长时间都没背出来。看了丰子恺爷爷的画，很有画面感。而我现在也已经能够背诵李白的很多作品了，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我想如果每一首诗都有丰子恺爷爷的漫画可以欣赏，那该多好呀！

也有些疑问的地方。如《寻隐者不遇》是我学过的唯一一首“苦吟诗人”贾岛的诗。丰子恺爷爷的画中，只画了松树、高山和童子，并没有画云。那么，“云深不知处”、“高山在何处”？还有，宋朝翁卷的《乡村四月》。这首诗用白描手法描写了江南农村的自然风光和农民的辛勤劳动，而丰子恺爷爷的漫画只用了黑白两种颜色来体现。有意思的是，画中有抽烟斗的老爷爷和拿着拨浪鼓的小孙子，旁边还蹲着一只猫，却引用了诗中“乡村四月闲人少”为题款，这明明是“闲人多”吧？可能是因为丰子恺爷爷的漫画让我对学习古诗文产生了兴趣，再加上我每天都很努力学习，这次学校二年级古诗词考级，我得了“五星级”的最高成绩。

看完丰子恺爷爷的书，我很好奇：这样一位漫画大师怎么会和外公的爸爸认识呢？妈妈告诉我，外曾祖父金杏荪是松江名厨。当年，他在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现松江二中）包厨期间，负责全体师生的伙食，就因其厨艺与人品俱佳而颇受尊敬。1929年，而立之年的丰子恺先生来到女中担任艺术科教师，曾慷慨写下“和羹专家”的墨宝赠与当时的外曾祖父，后来藏于醉白池内的松江博物馆。

对于丰子恺爷爷，我总觉得好有缘，希望能够更多了解他。妈妈告诉我，1960年成立的上海中国画院就在徐汇区岳阳路197号，丰子恺是首任院长。我希望这个暑假，能够有机会去上海中国画院造访一下，追寻丰子恺爷爷的足迹。

**和丰子恺爷爷的『对话』**

方文轩  
华东师大二附中  
紫竹双语学校  
二(3)班

**快乐时光**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警示名言》中的一句话，也是令我难忘的一句名言！

我从六岁起，妈妈就带我到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学习书法，教书法的程老师要求我们天天回家练习。可小时候我觉得这黑白世界太枯燥！这世界里既没有儿童画的五颜六色，又没有舞蹈的绚丽多姿，在妈妈的“逼迫”下，我勉强坚持了下来，唯一让我感到有点好奇、有点好玩的是眼泪滴落在练习纸上、遇到墨汁化开的那一刹那……就这样，年复一年，自大班至今不知不觉已经经历了五个年头。

去年，为了参加“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8青少年书法比赛”，我开始准备投稿作品。因为最近接触了褚遂良的字体，拿着

## 最令我难忘的一句名言

字帖临过一些，觉得自己写得还是蛮好的，我就信心满满地要用我刚开始练习不久的褚字来书写参赛作品。平时单独的几个字写得还不错，但当我完成一整幅作品后，一看，自己都傻眼了……结构大小不一、笔画粗细不同，这可是我整整4个小时的成果啊！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程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珈珈，练字如练人，只要你坚持就一定会有收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临帖创作相结合，程老师相信你一定能行的！”有了程老师的鼓励，我信心倍增！我每天练字3个小时，一天临习《褚遂良阴符经》，一天创作参赛作品，终于将满意

丁琬珈  
上海  
虹桥中心小学  
五(5)班

的作品写了出来！我获得了最高奖！还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向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我的学习历程和感想。我兴奋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当天晚上，万籁寂静，我倚窗翻阅《青少年书法》杂志。偶尔一朵雪花从窗外飘了进来，飘落在我手捧的杂志上，窗外悠悠地传来古琴《梅花三弄》的优美曲调，我似乎看见了傲雪吐艳的梅花在寒风中挺立着。隋代书法家智永四十年练字不下楼，王羲之写尽十八缸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精神顿时在音乐声中显现，我要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作为我的座右铭，只有坚持不懈、才能收获成功！